

唐初浅水原之战地理进程新解

● 李新贵

摘要:唐初浅水原之战,是唐与西秦间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是役不仅解除了西秦对关中与长安的威胁,而且还为唐以后进军河西,平定李轨奠定了基础。关于这场战役,前人做过诸多研究,但或失之过简,或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①。笔者拟就战争双方所涉及区域的历史地理、战前形势、战略部署及战役地理进程,略作分析,以揭示其本来面目。

关键词:浅水原;浅水原战役;军事地理

中图分类号:E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7)01-0105-08

作者:李新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隋末唐初,杨隋失其鹿,群雄为之竞逐。当时,关陇割据政权,不下五六,而尤为强大者,有陇西薛举、朔方梁师都及河西李轨。三方集团,或与突厥联合、或臣服于突厥。这对于根本未固的李渊父子,是不能为之盱眙的。三者之中,李轨偏居河西,远离关中长安,一时之内,不会给李氏父子造成太大的威胁,况且中间还有薛举集团这个缓冲地带。盘踞朔方的梁师都,唐初坐大,而其所依靠的突厥势力又和唐朝达成了各取所好的暧昧关系。薛举父子则不然,金城起事成功后,便挥鞭东向,下兰州、都秦州,越陇山,直窥关中。而此时李渊父子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进入关中,奋力西征,双方之间一场鏖战犹如箭在弦上不可不发。虽扶风一战,薛举败绩,但泾州之役,唐人几乎全军覆没。而唐军总帅是当时为秦王而后来为唐太宗的李世民。因此,唐人提及此事均讳莫如深,虽载于史书,多一略而过。这对于我们了解薛举集团与李唐关系之嬗变,无疑笼罩了一层迷雾。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力图通过零星的文献记载,并结合今人之研究,来窥探是役所反映的本来面貌。

一、三川及其周围的历史地理

三川,唐人指平凉川、蔚如水、水洛川^②。平凉川,当指泾水上游^③,发源于六盘山,曲折东南流经隋之安定郡、北地郡,在京兆郡入渭水。安定郡,治安定,今泾川县北、泾水的北岸。唐时改为泾州,仍治安定。北地郡,治定安,今宁县,近靠马莲河右岸。唐人将安定郡一分南北两州:北为宁州,治所及其名称仍旧,不过幅员略小;南为邠州,治新平,也就是今天的彬县。北地郡一分两州,应鉴于唐初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就薛举父子与李唐对峙而言,泾州成为你争我夺的地带,虽然第一次泾州之役,唐人铩羽而归,但是薛氏的兵力也没有越过邠州。显然,泾州是唐人的第一道军事防线,邠州就构成了唐人的第二道防线,并有重兵驻扎。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对手越过这道防线的,否则关中就难保不

虞。像唐初李世民居渭水便桥与突厥侃侃而谈的局面^④,也是李唐仅有的一次。三川之中的蔚如水,今天称之为清水河,发源于今六盘山下固原市境,西北向蜿蜒于山谷间,在今中宁附近入黄河。蔚如水上游的原州(今固原),是隋平凉郡的郡治,也是唐原州州治。这条军事通道,自秦汉以来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关中所经之途。为防不虞,中原王朝在原州以北又修筑了萧关^⑤。后来,唐人因该地空阔辽远,曾于萧关隔着蔚如水设置了萧关县^⑥。唐人对这条通道的控制不敢有丝毫疏忽^⑦。薛举选择泾水一路攻击长安,还是有所考虑的。因为在隋末唐初,唐人的势力在蔚如水一线还没得到巩固,同时盘踞在朔方的窦建德也不会对其构成威胁。三川之中的水洛川,又称之为石门水,也导源于六盘山,为瓦亭水的支流。瓦亭水,也发源于今固原境内六盘山,不过比水洛川的源头更往北去。唐人在其上源设置了木峡关^⑧。瓦亭水由平凉郡内曲折南流,经过陇西郡东部,至天水郡内注入渭水。隋之天水郡治上邽,今称之为天水。天水郡,唐时改为秦州,治所由上邽迁到成纪(今秦安西北)^⑨。无论其变迁若何,历史上天水作为陇右的一方重镇,还是为人所称道。有人曾将其比作关、陇之喉舌^⑩,实不为过。三川犹如一个品字,分列六盘山东西,而六盘山又凭借着它绵延的姿态,向西北延伸与乌鞘岭隔河相望,向东南延长隔渭河与秦岭对峙。渭河上游流水湍急,除用来运输木材之外,却很少行船。因此,上述三条河谷通道就愈加显得重要。事实上,分列六盘山两侧的政权,也总是想尽办法控制这些行军通道。除了在这些军事通道上大设关卡外,历代王朝也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置了一些军事性的重镇,从而构成了布列于六盘山周围一个由点到面的军事防御网络。三川之外,还有几条重要的河谷,一条为发源于六盘山的汧水。它曲折东南流经扶风郡的汧源(今陇县)、汧阳(今千阳)两县,在今宝鸡附近入渭河。唐代将扶风郡分为岐、陇二州。除了西北与陇州接壤外,岐州州界基本上与隋扶风郡的郡界没有太大的变化。陇州则不然,它不但打破了扶风郡郡界横跨六盘山,而且直至瓦亭水西岸。这样的跨山连水,显然是为了对汧水这条行军道路的控制。因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唐人便将汧源县升为陇州州治。虽汧阳的位置不如汧源之重要,但仍不失为一方重镇。当初薛举试图沿着这条通道攻入关中,但扶风一役使他不得不另觅他途。由此看来,陇州州界的变化是唐人鉴于薛举行军路线而做出的调整。一条是发源于陇山山麓,流经华亭县(今华亭县)境,曲折东进而汇入泾水的汭水。汭水之南,大致与其平行的一条河流,称之为细川水(今达溪河),流经宜禄县(今长武县)南而注入泾水。此外,从秦州还有一条经今礼县而达成州的道路。它主要利用了渭水支流籍水及嘉陵江上源西汉水而形成了的一条通道。薛举也曾试图利用这条通道打开去东南的道路,不过被人挡了驾。下面我们看一下这块区域及其周围的战前形势。

二、战前形势述略

薛举,河东汾阴人,随父迁居金城^⑪。初为金城府校尉,值大业末年,陇西群盗四起、百姓饥馑之际,假金城令郝瑗使其捕盗讨贼的机会,与子薛仁果及地方豪杰十三人从郝瑗手中夺得所募数千人的军队,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封其子仁果为齐公,仁越为晋公,率众投降的宗罗睺为义兴公。这就是以地方豪杰为核心而构成的薛举集团。起事成功之后,薛举首先凭借着二千余骑兵击败了隋驻扎在枹罕(今临夏)一万人的军队。这次收编的隋军及其起事时数千人当为薛举集团的主力军。岷山钟利俗闻隋军破败,率众二万人



投降。陷枹罕后,薛举以其子仁越为晋王镇河州,又派兵克廓州(今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鄯州(今乐都),尽有陇西之地。大业十三年(617)秋七月薛举称帝于兰州(今兰州),派仁杲围攻秦州(今天水)、仁越围河池郡(今凤县东北)。东路军攻秦州,薛举也随之迁都于此。但是仁越军却被河池太守萧瑀击退^⑫。与此同时,薛举也遣常仲兴渡河击李轨。薛举的目的没有达到,昌松(今古浪西北)一役,仲兴败绩。此役是迫使薛举东迁最为重要的一战。《新唐书·薛举传》将该事记载在薛举迁都秦州之前^⑬。也就是说,仲兴战败在前,薛举迁都在后。又据《新唐书·李轨传》记载,武德元年(618)冬李轨称帝,常兴也是年冬天被李轨将李贇所击败,并将其势力范围向东南扩展到西平郡、枹罕郡。西平郡,唐为鄯州,治乐都。枹罕郡,唐为河州,治临夏。这两郡曾归属薛举。既然河州已为李轨所有,兰州的后方安全也就难以得到保证。面临强敌,薛举迁都天水也是不得已之事。由于薛举集团起初在攻城略地之时,没有认识到与其他地方割据集团联合的重要性,没能在后方建立根据地,导致被迫迁都。薛举的这一弱点,恰为李渊父子所利用。

李渊,大业十三年为太原留守^⑭。其子世民值炀帝南巡江东,与长安隔绝之际,和刘文静密谋举事,杀李渊副手王威、高君雅^⑮。是年五月,李渊与突厥达成了缀刘武周以固后方,籍突厥之马以壮声势的目的^⑯。同时,又以书骄关东李密,缀东都之兵,使其得专意西征。在这一点上,薛举父子已差一筹。六月,李世民先锋部队攻下西河(今汾阳),为西南渡河、下关中提高了声势。俟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置三军,以建成为陇西公,世民为敦煌公,其他将士各有分差。秋七月,李渊兵发太原。于此之时,薛举也在兰州称帝,派仁杲东进以图秦州。与薛举不同的是,李渊并没有放弃其军事后方基地太原而使元吉坐镇。接着,顺汾河谷地,下灵石(今灵石)、拔霍邑(今霍县)、攻临汾郡(今临汾)及绛郡(今新绛),至龙门渡河,降冯翊太守萧造,据永丰仓。冬十月至长乐宫,已拥众二十万。至十二月,整个关中包括关中以北的延安郡(今延安)、上郡(今富县)、雕阴郡(今绥德)已归附于李渊父子。关中西北平凉、灵武、安定诸郡也遣使请命^⑰。在李渊父子进攻关中的同时,薛举也于此前后,派三路军马东征西夺,除仁杲攻克天水外,其余两路或受阻、或败绩。

三、战役的地理进程与战争部署的调整

薛举都秦州后,于武德元年便派仁杲越过陇山,进攻汧源(今陇县),以图攻入关中。具体过程《新唐书》卷86《薛举附仁杲传》所载如下:

仁杲寇扶风,汧源贼唐弼拒,不得进。初,弼立李弘芝为天子,有众十万。举遣使招弼,弼杀弘芝从举。仁杲间弼无备,袭之,尽夺其众,弼以数百骑走。军益张,号二十万,将窥京师。

仁杲夺得汧源后,便顺着汧水河谷继续东南下,攻扶风郡。而此时守卫扶风郡是唐安定道行军总管刘世让。战况如《新唐书》卷94《薛万均附刘世让传》记载:

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举令至城下,给说使降。世让阳许之,至则告守者曰:“贼兵极于此矣,善自固!”

文中所谓“唐弼余党”,当指薛举整编唐弼投降的军队。虽然仁杲击败了世让,但他还



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他没有杀掉世让,而使得世让秘密派遣其弟世宝携带军事情报奔告世民。而此时世民正在高墪城。至于世宝所走的路线,当从扶风郡出发,顺渭水谷地至陇州(今陇县),折而东北沿细川水谷地到今长武,上浅水原而至高墪城。在薛举准备力图关中之时,世民率领军队当从间道出发将其击破,并将其赶回陇西。今《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李世民回击薛举的路线作如是描述:从长安出发,傍渭河北岸,至扶风郡,追击仁果而达陇坻^⑩。显然,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时世民正带军戍守高墪城,若回到长安,再从长安出发,西进扶风,不仅道路迂回曲折,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再者,扶风郡距长安仅三百一十里^⑪,骑兵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就可兵临长安城下。军情火急,保卫长安当为第一要务。这是薛举集团与李渊父子第一次较量,结果以薛氏的失败而告终。是役之后,双方都对自己的战略部署做出了调整。

在李世民击败薛举的同时,李渊又遣窦轨等人出散关,安抚陇右,李孝恪安抚山南,张道源安抚山东^⑫。招抚陇右,当是鉴于薛举盘踞秦州而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这样做目的非常明确。首先要争取河池太守萧瑀倒向李渊父子,以阻挡薛举父子使其不能再次南下。其次,也是想迫使薛举势力龟缩到陇山以西,并将其压缩到渭河谷地及其周围附近的区域。这样精心的策划还是很成功的^⑬。不久萧瑀所据守的河池及与河池相邻的汉阳、扶风二郡就相继归属^⑭。面对着李渊势力的步步进逼,薛举还是做出了反应。他首先击败了逼近长道县(今礼县东北)的窦轨军,又击败了刘世让安集的唐弼残余。虽然薛举对于李渊的围剿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但是秦州周围的形势已迥异其迁都之时。这次小战的胜利,似不能起到扭转时局的作用。同时对薛举集团而言,渭河谷地也非一方净土,李轨在后虎视眈眈,随时都有东进的可能。李渊父子在对薛举包剿之时,也丝毫没有放松对蔚如水上游平凉郡势力的拉拢和控制。事实上,就在萧瑀归降李渊父子之前,平凉郡留守张隆已归属了李渊。李渊父子的战略部署,希望在陇西的渭河谷地消灭薛举集团,而不希望密迩关中相对平坦的泾河谷地成为主要战场。虽然李渊父子在军事与地理的部署上堪称一流,但是并非疏而不漏。那就是蔚如水和泾水上游一带,还盘踞着与李渊为敌的梁师都集团。当然,时局的发展并非全在李渊父子掌控之中。而薛举集团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试图从李渊父子的包围圈中撕开一个口子与梁师都势力汇合。

扶风战役失败之后,薛举集团的内部出现了和与战两派。《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是这样记载的:

(薛)举畏王,遂逾陇走,问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伪黄门侍郎褚亮曰:“昔赵佗以南粤归汉,蜀刘禅亦仕晋,近世萧琮,其家今存,转祸为福,尝有之。”卫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汉祖兵屡败,蜀先主尝亡其妻子。夫战固有胜负,岂可一不胜便为亡国计乎?”

一派主张效法南粤赵佗、蜀汉刘禅,投降李渊,保全家室,转祸为福。一派主张应学习汉高祖刘邦、昭烈帝刘备百败不馁,卒成帝业的精神。其中主战派以卫尉卿郝瑗为代表。郝瑗其人,因两《唐书》无其本传,我们无法窥探其真实的来历,至于他是否两《唐书》薛举传中被劫持的金城令郝瑗也很难确定。不过称他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他不但扭转了扶风之役战败后,薛举集团高层中沮丧投降的局面,而且面对李渊父子远交近攻的策略,四方包围的战术,并结合时局的变化对薛举集团的战略部署做

出了调整,并制定了“连梁师都、厚谿突厥,合从东向”的总体战略^②。对薛举集团而言,这无疑正确的发展战略。事实上,后来薛举父子军事上的实践也基本上是按照郝瑗的军事构想进行的。虽然郝瑗为薛氏发展构拟了一幅蓝图,但是他并不能左右他想要联合的势力。也就是说,他所制定的策略,除薛举集团所遵守外,连接梁师都、厚谿突厥这两项——欲借他人之势力而壮大自己——却收效甚微。首先在对突厥的拉拢上,薛举集团最终还是破产了^③。其中有诸多因素,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李渊的祖先是怎样的一个破落户(况且当时的大部分人也并非具有今天史学家的眼光),但是他是八柱国之一的后裔、隋之懿亲、当朝的大宰相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身份地位无疑会增加他在当时群雄割据格局的政治砝码。而薛举集团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这样的政治优势。同时,先前李渊和突厥达成的利益共享的分配原则,薛举集团所占据秦州周围的地区也是不具备的。不过李渊父子真正全力以赴稳定关中的根本策略的确立,还是在武德元年(618)李建成、李世民对东都作战过程中所确定的^④。虽然这次并没有攻下东都,但是在西归途中却击败了段达军,设置了新安、宜阳二郡。两郡的设置,诚如胡三省所言:“设置二郡,内以蔽关辅,外以图东都。”^⑤这是李渊父子面对陇西薛举集团进攻关中一种忧虑的反应与举措。在李唐王朝和薛举集团对各自军事部署做了调整之后,双方都将目光投向了陇山周围的地区。一个是企图将对方消灭在秦州周围的地区;而另一个却想连接梁师都合纵东向以图关中。一场鏖战在陇山周围即将爆发。

首先,薛举遣宗罗睺攻陷刚归降李渊的平凉郡^⑥,后越陇山,进逼高塘城。这次战争的经过,《资治通鉴》卷185《唐纪一》记载如下:

薛举进逼高塘,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会世民得虚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悉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开山退,谓文静曰:“王虑公不能办,故有此言耳。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陈于高塘西南,恃众而不设备。举遣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歿。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塘,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除名。

高塘城,胡注:“新志:宁州定平县有高塘城。”^⑦宋之宁州,治宁县,所属定平县位于今宁县东南。而高塘城正是李世民驻扎之所,位置尤为重要。浅水原,位于高塘城南,泾水北,为泾水河谷东西的必经之道,且浅水原地势高昂平坦。无论是控制通道,还是屯兵据守,都十分有利^⑧。关于薛举军的行军路线,史念海先生认为:从秦州出发,至华亭后兵分两路:主力军队沿着汭水东进,下泾州,到达折塘城后,继续东进至宁州;一路从华亭歧出,沿汭水东进至陇州后,继续东南骚扰凤翔^⑨。史氏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薛举父子)是先向陇县、千阳地区进攻,受到了挫折,才转向长武、彬县地区的。浅水原之战,一年之中前后两次。前一次,唐军由于轻敌而招致失败。薛仁果根据地于折塘城,就是因为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再一次战争,由于唐军改变战略,薛军大败,接着折塘城也为唐军所攻下。……当薛军初转向长武、彬县地区时,仍派游军袭击了陇州,并且夺取了陇州,这分明是牵制唐朝的兵力。但唐朝的主力军依然防守浅水原,没有因此改变战略部署,薛仁果也就未能避免覆灭的命运。



然而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并不如先生所言。首先,薛举父子与李渊父子的扶风之战,薛举军派遣的不是游军,而是其主力军。一、这次战争的主帅是薛举的长子薛仁杲;二、薛举军面对的是拥众十万的唐弼,还有戍守扶风刘世让率领二万唐军。当扶风之战失败后,其主力军才转向东北向,但也并非沿汭水河谷而至泾州的。而应是先攻下平凉郡治(今固原)后,然后折向东南,走泾水上游的茹水河谷到茹水河与汭水汇合处后,围攻二水汇流处之南高塘城。薛举选择这条路线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北与颉利连结”。对于薛举与突厥的联合,是唐高祖所不愿见到的。于是鉴于形势的变化,他派遣了宇文歆出使突厥,结果突厥拒绝了和薛举的合作^⑧。显然,薛举攻下平凉郡后,并没继续东进,而是停留下来,以争取与突厥的联合。然而薛举的愿望,被唐高祖所破灭,不得不选择介于梁师都和唐军之间的行军路线而攻击高塘城。选择这条行军道路,一方面离梁师都势力较近,必要时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援助;是年七月,梁师都就发兵攻灵武,以策应薛举军,但被守军击败。同时,这样也可避开戍守折塘城的唐军。若拿下高塘城后,便可切断折塘城唐军与泾水以东唐军的联系,这样攻打折塘城也就比较容易了。至于唐朝的主力军坚守浅水原,当是基于朔方发梁师都以及北方强大的突厥而加以考虑的,而非仅仅为防御薛举军而设置。事实上,薛举也正是按照这样的设想进行军事活动的。《旧唐书·薛举传》可作补充:

武德元年,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睺,举悉众来援,军屯高城,纵兵虏掠,至于幽、岐之地。太宗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塘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城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

首先宗罗睺所率领的先锋部队与丰州总管张长逊在高塘城打了一场遭遇战,然后薛举过来支援,打败了张长逊军,进驻高塘城。李世民又率领所属八总管的军队,从薛举手中夺回高塘城。唐军的胜利助长了部分将士高傲的情绪,然而他们也许没有料到薛举军另一支小分队悄悄地绕到其后,与驻扎在高塘城以北的薛举部队对高塘城的唐军来了个两面夹击,结果唐军大败,死者过半。拔下高塘城后,薛举并没有忘记戍守折塘城的唐军,然后挥师西北,拿下折塘城。唐军惨败,其影响若何,无论是两《唐书》中高祖本纪、太宗本纪,还是刘文静、殷开山本传均未提及。由此可见,唐人对此是讳莫如深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郝瑗之口窥之大概:“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⑨

唐军破败后,李世民回到长安,薛举占据了高塘城。接着,薛举继续奉行郝瑗制定的连接梁师都的战略,派仁杲率主力军队北上围宁州,被唐军击退。面对着战争形势总体上朝着有利薛举军队转变,郝瑗又一次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对其战略进行了及时的调整。他立即向薛举建议曰:“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薛举同意了他的建议,然正赶上薛举得病,不久而死。若薛举无事,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确定。举死后,子仁杲于折塘城秉承父业。于此期间,李唐王朝也及时地调整了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和李轨结成联盟^⑩。这不仅使薛举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尤为重要是李轨不会和薛举同流。换句话说,李渊就是想稳住李轨,使其在政治倾向上倒向他这一边。这也是李渊父子最想看到的局面。不过,从后来局势发展来看,李轨只是李渊父子整盘战局中的



一个棋子。武德元年八月,高祖又以世民为元帅,西征仁果。在世民和仁果直接交锋之前,仁果又率领军队攻围涇州。《资治通鉴》卷186《唐纪二》对此战记载较详:

(武德元年九月)甲寅,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不利;驃骑将军刘感镇涇州,仁果围之。城中粮尽,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涇州,仁果乃扬言食尽,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墪人伪以城降。叔良遣感帅众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仁果复围涇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亡在朝夕,秦王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感,丰生之孙也。

从仁果率军从高墪城向西围攻涇州的路线来看,进一步佐证了薛举初次行进的路线是沿着茹水河河谷而非傍洮水河谷东进的。薛举选择西进,当是多方面考虑的结果。首先此时的薛氏集团不仅失去了一位军事上的统帅,而且也失去了一位富有军事谋略的军师郝瑗,加之仁果与其将领的不和^③。这对刚刚确立的仁果统治毕竟是不利的。再者,随着唐与李轨的结盟,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后方愈加不稳。同时,在与唐军多次作战的过程中,薛氏的军队也暴露了其严重的弱点,即由于远离其后方根据地秦州,而造成前线军队给养的困难。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薛氏父子在拿下高墪城后,之所以奋力西进以图折墪城,也当与解决军队粮食供给有关。这从仁果利用军中粮食已尽来引诱唐军也可看出这一点,说明了无论是唐军还是薛氏父子,对此都非常清楚。藉此,我们作进一步的推测,薛氏集团和梁师都集团的联合似乎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仁果攻宁州时,我们并没有发现梁氏派人增援。同时,郝瑗战略的调整也应当包含这样的因素在内。虽然仁果打败了涇州城外的唐军,但是涇州城却仍然挡在其西去的路上。同时,洮水一路的军队被唐人击退,常达从陇州出发沿洮水河谷从后方袭击了仁果的军队,结果在宜禄川仁果军被斩首二千余级^④。这样,仁果军又重新陷入唐军的合围。是役之后的十月,高祖宴请突厥骨咄禄,并与其同升御座^⑤。高祖的用意十分清楚,希望在对薛氏的歼灭战中,突厥不要站在薛氏的一方,至少是保持中立。而刘感所言“逆贼饥饿,亡在朝夕,秦王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勉之!”并非虚言。不过,李世民还是有点姗姗来迟。

《资治通鉴》卷186是如此记载的:

(十一月)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之;罗睺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其将梁胡郎等帅所部来降。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梁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侯大将军庞玉陈于浅水原。罗睺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睺引兵还战。世民帅驃骑数十先陷陈,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睺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驃将浑



幹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李世民从八月被任命为元帅至其到达高墟城已是十一月,前后历时三月。显然,上一次的惨败还历历在目,因此,有些畏前畏尾,以至动作迟缓。不过,既是如此,李世民对克敌使命丝毫不敢有所懈怠。他抓住了薛举军被困三月、马疲人劳的弱点,又和薛举军对垒二月。最后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将薛仁果集团一举击溃。

注释:

- ①(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八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版,第143—148页。
- 汪铤:《汪铤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史念海:《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见氏著《河山集》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244页。陈曾矩编著、陈秉之整理标点:《历代战争纪要》第6卷《唐》,金陵刻经处1996年版,第311—316页。杨希义、于汝波:《唐代军事史》第2章《唐初统一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6页。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
- ②顾祖禹谈到水洛川时说道:“志云,唐人亦以平凉川、蔚如川、洛门川(水洛川)为三川”。见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58《陕西》7,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99页。
- ③《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
- ④《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
- ⑤萧关位置及其设置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参见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
- ⑥《元和郡县图志》卷3《关内道》。
- ⑦《资治通鉴》卷287《唐纪二十三》则天后久视元年(700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 ⑧《旧唐书》卷37《地理志》。
- ⑨⑩《读史方舆纪要》卷59《陕西》8,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33页、第283页。
- ⑪《旧唐书》卷55《薛举传》。
- ⑫《旧唐书》卷63《萧瑀传》。
- ⑬⑭《新唐书》卷68《李轨传》。
- ⑮《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
- ⑯《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
- ⑰《资治通鉴》卷183《隋纪》7记载刘文静使突厥为义宁元年六月。
- ⑱事实上,这时李渊父子并没有真正对朔方实行有效的控制。因为这里是梁师都势力割据的范围。见《旧唐书》卷56《梁师都传》。《新唐书》卷87《梁师都传》。
- ⑲见《中国历代战争史》前揭书附图《唐平定西秦作战经过》。
- ⑳《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
- ㉑《资治通鉴》卷184《隋纪》8。
- ㉒②③《资治通鉴》卷184载:“于是自金川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
- ㉓④《新唐书》卷86《薛举传附仁果传》。
- ㉔⑤《资治通鉴》卷185《唐纪》1。
- ㉕⑥关于薛举将宗罗睺攻陷平凉郡一事,仅见于《旧唐书》卷194上《突厥列传》。
- ㉖⑦见史念海前揭文。
- ㉗⑧《资治通鉴》卷186《唐纪》2。
- ㉘⑨《资治通鉴》卷186《唐纪》2(两《唐书》常达本传无此记载)。

(责任编辑 朱加荣)